

# 〈熱河避暑山莊圖〉—— 院藏兩幅塞外行宮全圖的解讀

■ 鄭永昌

位於直隸承德地區，始建於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的熱河避暑山莊，是清帝國面對北亞地區蒙古各部，毅然將國防前線跨越長城，進一步往北推進過程中扮演重要樞紐。山莊的興建，不僅是清帝國統治者年度夏季前來避暑勝地，更是提供清帝國軍隊每年例行練軍習武、塞外木蘭秋獵活動的重要中繼站。隨著避暑山莊在清帝國政軍、外交地位的日益提升，描繪山莊形勢與景觀的圖畫書冊隨之相繼出現，其中包括康熙（1661-1722）、乾隆（1736-1795）兩朝武英殿先後編纂出版的《御製避暑山莊詩（並圖）》、乾隆年間出版的《欽定熱河志》等官方書籍；此外又有張若靄（1713-1795）、張宗蒼（1686-1756）、蔣廷錫（1669-1732）、勵宗萬（1705-1719）、胡桂（生卒年不詳）等奉旨繪寫的書畫圖冊，提供今人了解避暑山莊的一種藝術視覺素材。

然而其中為數不少，作者名字卻不詳的山莊輿圖，則以其開闊壯觀的畫面流傳至今，提供今人整體了解山莊全貌的另一種方式。國立故宮博物院現正收藏三幅此類避暑山莊全圖，由於以往未曾公開，外界難得其詳，本文即精選其中兩幅分析介紹，以提供有興趣者深入認識。

清代關於避暑山莊為主題出版不少書籍圖冊，但大多是描繪山莊中一角、一景的作品，〈熱河避暑山莊圖〉（以下簡稱山莊全圖）則以全景式構圖、藉由立體透視的技法，讓觀賞者當下感受到山莊布局、地理景觀以及空間面貌的氣勢。此類清帝國時期製作的山莊全圖原件，由於十九、二十世紀的戰亂播遷，流散到世界不同博物館、美術館、檔案館或圖書館。<sup>1</sup> 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保存了其中三幅。配合「避暑山莊：清帝國多元統治的縮影」特展，本院策展單位將其中兩幅，前後歷經半年以上時間進行修裱，使能輪替展出。本文即以此兩幅首次公開展示的山莊全圖為對象，比較兩圖

內容特色、繪製技法，並嘗試討論兩圖之製作時間。<sup>2</sup>

## 清帝木蘭秋獵活動與避暑山莊的興建

大清帝國為了有效維繫與塞北蒙古各部關係，除透過滿蒙聯姻政策外，自康熙皇帝以來，在承德地區最北邊，展開木蘭行圍的秋獵活動。每當夏季，皇帝從北京出發，率領著大批八旗勁旅，越過長城古北口，駐蹕避暑山莊行宮。時過中秋，皇帝隊伍再往北朝向木蘭圍場，進行秋獵活動。秋獵的用意，一方面是對帝國將士行軍練武，但更重要的，是要向周邊外藩展示帝國的軍事力量。<sup>3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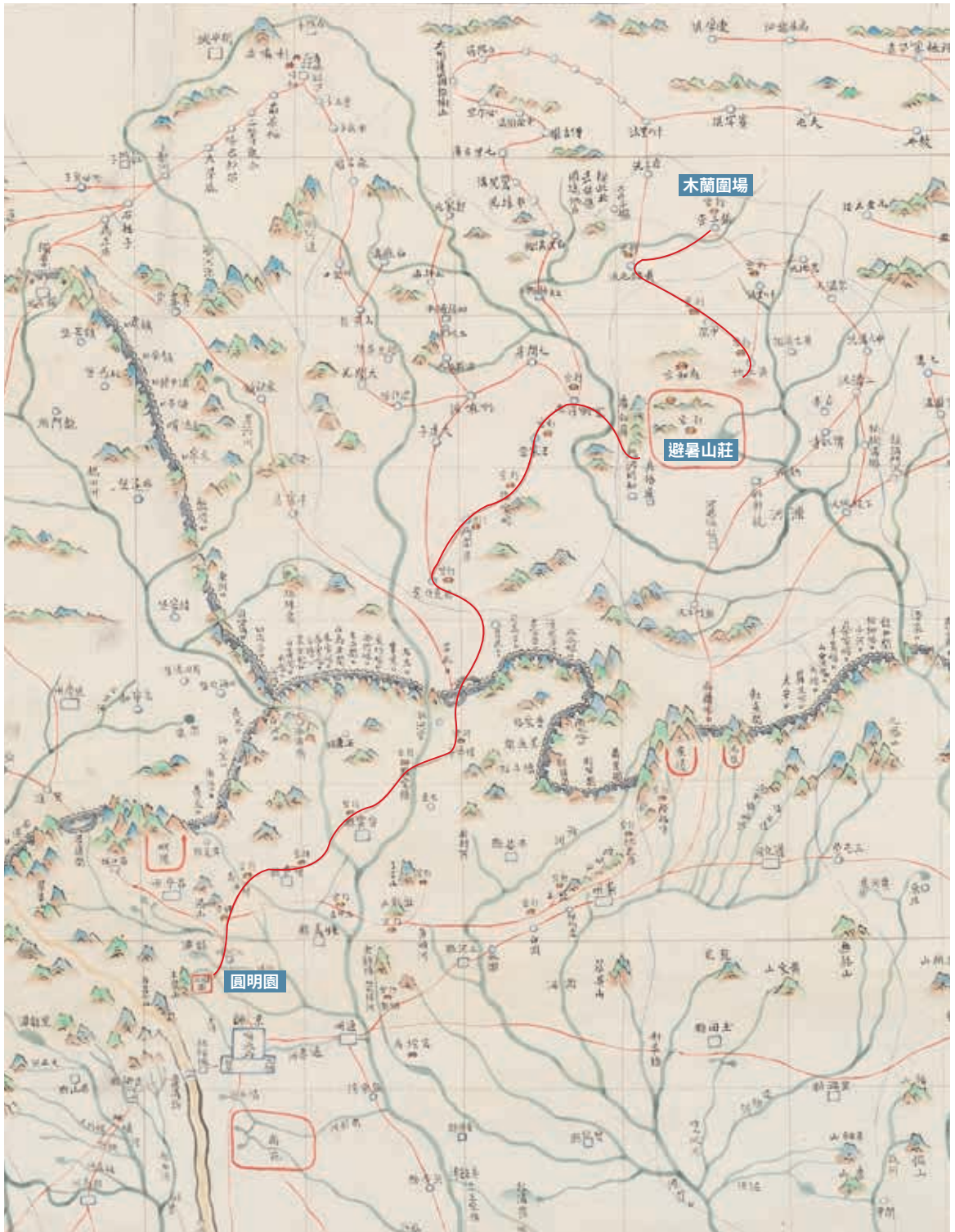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清 乾隆年間 直隸通省輿地全圖 局部 彩繪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434  
圖中標線是清代皇帝從北京至熱河到圍場路線，從中亦看到沿途設置的行宮名稱。





圖 2 (上) 清 熱河避暑山莊圖 墨繪紙本 高 170，寬 35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499  
圖 3 (下) 清 熱河避暑山莊圖 彩繪紙本 高 148，寬 37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527



配合著北巡秋獵活動的進行，清廷沿途修築起十餘個皇家行宮，提供皇帝隊伍休憩住宿，而作為行宮之一的避暑山莊，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。（圖 1）避暑山莊始建於康熙四十二年，興建之初稱作「熱河上營」；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隨著「熱河上營」的興建漸見規模，同時可發現此年《實錄》官書等紀錄開始改稱為「熱河行宮」，到五十年（1711）正式定名為「避暑山莊」。

隨著清帝北巡活動的制度化，避暑山莊地位逐漸從眾多行宮中脫穎而出，不僅是皇帝年度的「避暑」勝地與行圍秋獵前的補給站，更是皇帝北巡塞外期間，朝廷政令發布與君臣重要決策之處，同時又慢慢擔當起接待外賓與藩部重要領袖代表的行宮。至此，避暑山莊，已然成為清帝國第二政治中心。

由於山莊地位日益重要，宮廷畫師紛紛以避暑山莊為對象，繪製出各式圖繪。時至今日，雖經歷時代戰亂，文物流散，但仍有相當數量的山莊圖繪分別典藏在各國博物館、美術館與圖書館中。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典藏兩幅題名〈熱河避暑山莊圖〉作品，正是盛清時期宮廷畫師筆下避暑山莊的作品。（圖 2、3）

## 山莊全圖概覽











對於此兩幅山莊全圖的製作，由於圖中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訊息，我們無法從中得知本圖的作者與繪製年代。首先，從整幅山莊全圖來觀察，一幅以墨繪線描繪製（以下簡稱「墨繪本」），另一幅則以彩繪形式製作（以下簡稱「彩繪本」）。兩圖都是採用全景式構圖，鳥瞰式視角，坐落方位上北下南，左西右東。

圖中圍繞山莊宮牆，是一道順應地勢，猶如一條巨龍，蜿蜒起伏，成為劃分山莊內外區域的重要界線。圖中央由麗正門（康熙四十年代後期修建，乾隆十九年改建南移）開始，依序往左是倉門（康熙五十七年建）、坦坦蕩蕩門（康熙四十九年建）、碧峰門（乾隆十九年建）、西北門（康熙四十三年建）、惠迪吉門（建隆年間興建）、流盃亭門（康熙年間興建）、德匯門（康熙年間興建，乾



表一 〈避暑山莊全圖〉城門圖

作者製表

	彩繪本	墨繪本
麗正門		
倉門與坦坦蕩蕩門		
碧峰門		
西北門		
惠迪吉門		



隆時期改建)與城關門(乾隆十九年興建)。(見表一)以上九門,與北京禁城九門之制相合,體現出山莊位階到了乾隆時期明顯提升。

此外,兩圖均以宮殿區位居中央核心,繼而往外呈扇形放射狀開展。宮殿區建築群包括阿哥所、正殿、松鶴齋與東宮;視線往北移,此範圍由九個大小不等湖泊組成,各湖區周邊,

星羅棋布著康熙與乾隆在位期間模仿江浙名勝景點興建的樓臺亭榭。景區間或廊橋步道相連,或獨自聳立湖中小島上,呈現出一幅塞外江南的景色;湖泊區往北是平原區,景觀氛圍從江南忽爾轉向北方草原。此區是康熙皇帝時期木蘭行圍前試馬、選馬活動場地;乾隆時期,除原有功能外,更進一步擴充為接待蒙藏王公領





圖 4 清 和坤等奉敕撰 《欽定熱河志》卷 32 〈試馬〉  
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59



圖 5-1 墨繪本中的獅子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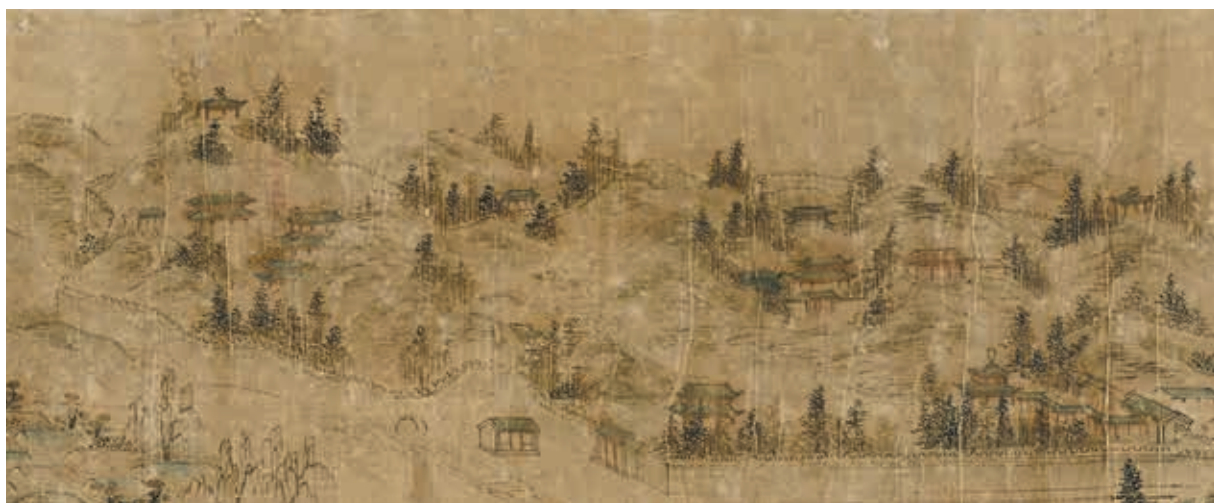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-2 彩繪本中的獅子園

袖與外國貴賓使節的外交空間。(圖 4)

最後，跨過山莊宮牆再往北，緊鄰獅子溝或武列河旁，從圖左往右的山巒區，自左邊起是乾隆父親雍正皇帝（1678-1735，1723-1735 在位）登基前，康熙皇帝所賜的獅子園府邸。比較兩圖，墨繪本獅子園僅繪出園區局部，彩繪本則相對呈現較完整的建築格局。(圖 5) 接著往右依序繪入清初漢藏式寺廟建築群，計有羅漢堂（乾隆三十七年建）、廣安寺（乾隆三十七年建）、殊像寺（乾隆三十九年建）、普陀宗乘之廟（又稱「小布達拉」，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六年建）、須彌福壽之廟（又稱「扎什倫布」，乾隆四十五年建）、普寧寺（又稱「大佛寺」，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建）、安遠廟（乾隆二十九年建）、普樂寺（乾隆三十一年建）（圖 6）、溥善寺與溥仁寺（康熙五十二年建）。

綜上所述，兩圖無論是宮牆數量、山莊形勢與寺廟布局的繪製來看，或許由於繪圖者視角的不同，兩圖建築方位未必完全一致，但皆如實反映乾隆年間山莊工程完竣後的面貌。



圖 6 清外八廟之一的普樂寺 照片感謝陳力建研究員提供



圖 7 圖中描繪鹿隻秀的建築，分別是左側「松鶴清越」與右側的「芳園區」。<sup>4</sup>

## 兩幅山莊全圖差異比較

院藏此兩幅山莊全圖，標題相同，大小尺寸相若。但仔細觀察，卻又有相當出入：

首先，墨繪本以線描繪製，畫作以界畫技法，凸顯山莊建築立體感，予人一種沉重嚴肅的感受；彩繪本則藉由簡單樸素的水墨畫法，呈現出山莊整體寧靜安逸的景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彩繪本作者刻意在園區中畫上鹿隻活動景象，為靜態山莊畫面增添些許生機趣味。（圖 7）

其次，兩幅山莊圖基本完整呈現山莊內外範圍，包含宮殿、湖泊、平原與山巒寺廟等區域，而兩圖各區宮殿建築、臺榭園圍、寺廟祠壇、官衙倉舍、水利設施、城牆門樓，也在畫家筆下一一呈現。墨繪本內，圖畫作者對山莊重要建築景點以方框文字標示，範圍涵蓋山莊及其周邊範圍；相對地，彩繪本的繪製者同樣也有所標示，卻侷限於山莊內部，至山莊周邊，僅見北邊獅子園，其餘山巒寺廟邊、城牆外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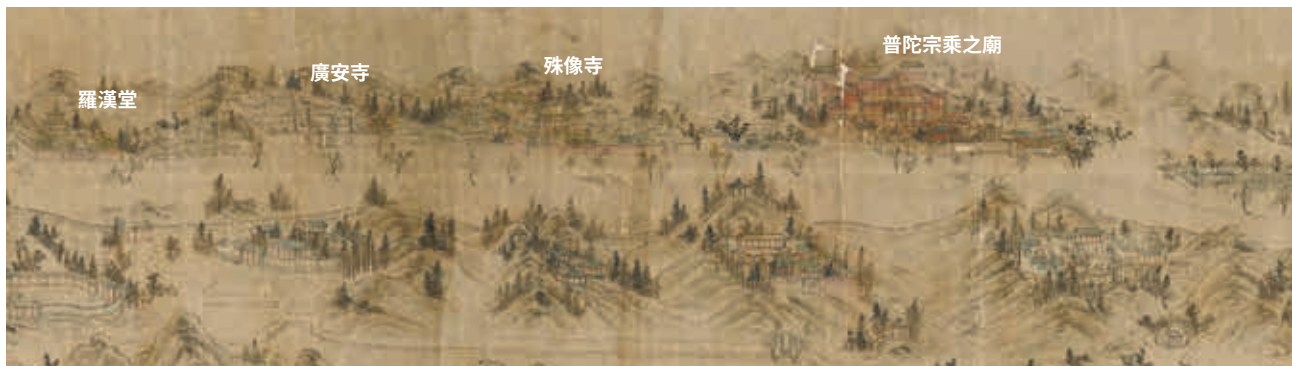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彩繪本與墨繪本北側山巒區寺廟  
墨繪本描繪山莊北側山巒區的寺廟坐落群，左起羅漢堂、廣安寺、殊像寺、布達拉（普陀宗乘之廟）、扎什倫布（須彌福壽之廟）、藥王廟與大佛寺（普寧寺）。



圖9 山莊南面宮牆外的衙署建築  
宮牆前衙署寺觀建築，墨繪本標注出關帝廟、皮袄街、武廟、二郎廟、火神廟、糧食市、紅橋街、文廟至熱河道衙署，彩繪本僅繪製出若干建築，但並未標示名稱。







圖 10 在山莊上、下湖區東邊，分別修建於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的「月色江聲」與四十八年（1709）的「清舒山館」，兩圖所繪位置左右不同。據《熱河志·山莊總圖》，應以墨繪本為是。又兩圖上方標注的「花神廟」，是興建於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山莊擴建晚期的建築。

邊衙署寺觀等，都只有圖繪而未見名稱標示。（圖 8、9）在提供整體了解山莊與周邊建築景點資訊而言，相對略嫌不足。這或許正透露出畫家繪製本圖重點的差異，也反映畫家被交辦繪圖動機的不同。但可以補充說明的是，雖然康熙與乾隆兩位皇帝為山莊各題三十六景，但墨繪本僅標示康熙三十六景中的十一景，乾隆

三十六景也僅有六景；而彩繪本則標示康熙三十六景中的十三景，乾隆三十六景僅有九個景點。這間接透露兩幅山莊圖製作，並非為強調山莊七十二景而作，與張宗蒼或張若靄等人所繪製的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〉等作品有所不同。

再者，墨繪本中以方框標注的景點建築，

初步統計共一二二處。其標注位置準確，字跡清晰，對掌握山莊各處景點建築位置，提供相當重要參考價值；至於，彩繪本雖在所屬建築景點旁以紅筆標注名稱，粗略統計約有七十五處，但大部分標注字跡潦草模糊，辨識困難。尤有甚者，少數景點建物也出現標注錯誤，或出現同音異字的標注情況，例如湖泊區的「月色江聲」與「清舒山館」標注位置明顯錯置（圖 10）；平原區康熙三十六景的「濠濮間想」標注成「鶴不見想」、「甫田叢穢」標成「普天同樂」（圖 11）；另永佑寺內「路河塔」應作「六和塔」等（圖 12）。綜合而言，彩繪本

山莊全圖予人似是一幅圖稿，是描繪正本前的準備作品。

## 兩幅山莊全圖製作時間蠡測

由於兩幅山莊圖均未提供繪圖者姓名或繪製年代訊息，因此目前尚難準確指出兩幅作品的製作時間。兩幅圖出現最早的建物景點，是位於湖泊區康熙四十二年修建的「月色江聲」，最晚是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修建的「花神廟」（又稱匯萬總春之廟）。由此或可推測兩幅山莊全圖繪製時間，應不早於乾隆四十年代晚期；再從兩圖所標示的景點進一步了解繪製時間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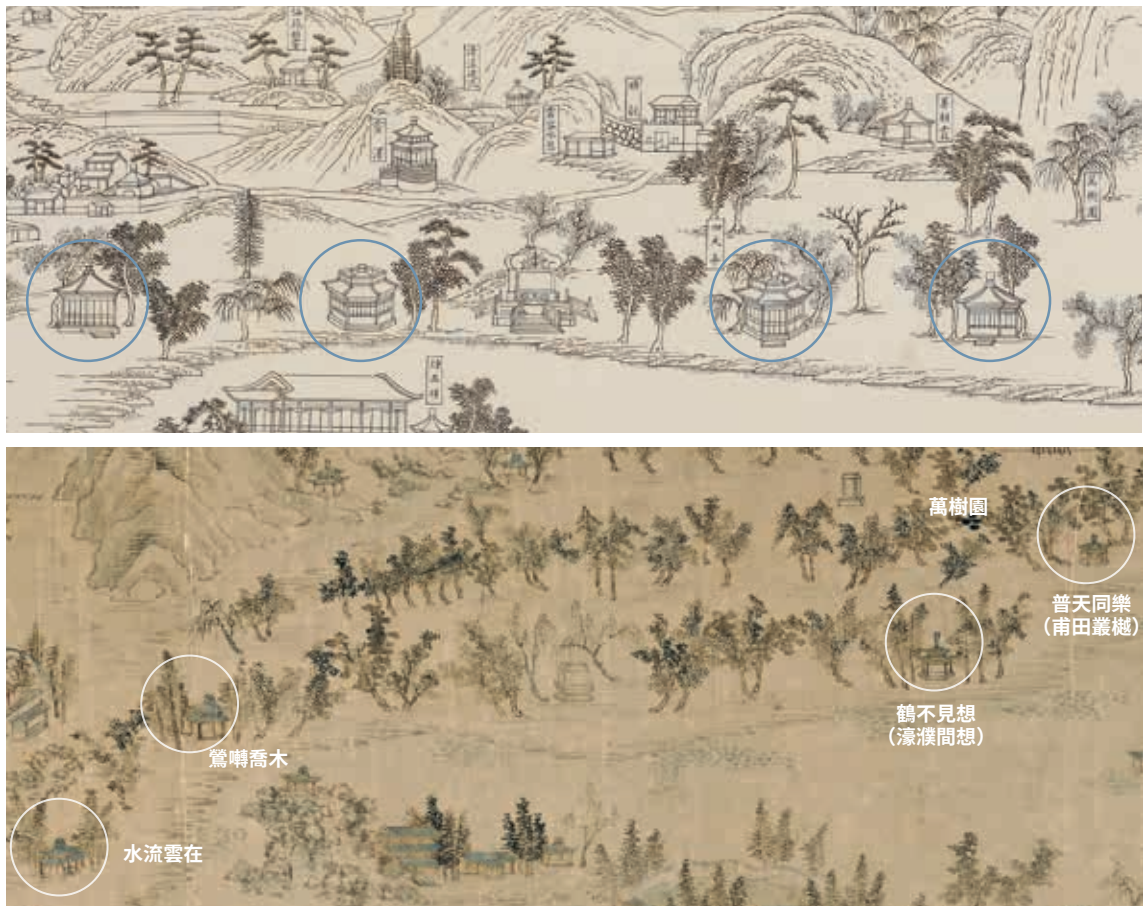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位於萬樹園內建有四大亭，均屬於康熙皇帝所題山莊三十六景之一。自左而右，分別為「水流雲在」「鶯囀喬木」「濠濮間想」與「甫田叢穢」，是康熙皇帝用以寄託閒適安逸的心境。墨繪本用「四大亭」標記，彩繪本中「水流雲在」標注文字尚可判讀，「鶯囀喬木」文字未見，而「濠濮間想」與「甫田叢穢」兩個景點卻接近同音異字標注。





圖 12 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完竣的六和塔，是一座仿浙江六和塔興建的八角木塔。塔身位於山莊平原區萬樹園北邊永佑寺內。圖中將六和塔標注為「路河塔」。

又可發現宮殿區中兩處景點之標示，頗有玩味之處。彩繪本宮殿區中標示的「萬壑松風」，墨繪本沒有標示。此處是康熙皇帝題山莊三十六景的第六景，更是康熙皇帝六十一年（1722）將六歲弘曆（即後來的乾隆皇帝）帶到山莊，讓他隨侍在側並讀書教誨之處。這處對乾隆皇帝皇位繼承上，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；相反，墨繪本正殿東側有松鶴齋宮殿群，圖中標示著「綏成殿」，但彩繪本僅圖繪而未標注。（圖 13）此殿在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改名「繼德堂」，並賜予皇十五子永琰，即後來的嘉慶皇帝（1760-1820，1796-1820 在位）。「綏成殿」對嘉慶皇帝的意義，正如同「萬壑松風」對乾隆皇帝一樣，背後

均訴說著兩人皇位皇權傳承的故事。

據此，個人推測兩幅避暑山莊圖繪製時間同樣是在乾隆年間，既不早於乾隆四十年代晚期，而彩繪本的出現又先於墨繪本。當然，這僅是筆者個人目前推測，仍有待往後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。

本文嘗試就院藏兩幅清代乾隆年間以往未曾公開的「熱河避暑山莊圖」就其繪畫技法、山莊形勢與描繪重點進行初步考察。藉由文章討論，一方面或可藉此了解作為清帝國第二政治中心的格局形勢；但更重要的是，透過圖繪製作說明，將進一步洞察避暑山莊與清帝國歷史的關係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#### 註釋：

1. 關於各國典藏清代熱河避暑山莊圖情形，可參見 Lucie Olivová, "A map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Summer Resort Discovered in a Czech Museum," *Imago Mundi* 62, no. 2 (2010): 236-237.
2.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〈熱河避暑山莊圖〉共計三幅，品名及文物統一編號分別為：〈熱河避暑山莊圖〉，紙墨繪本，平圖 021499；〈熱河避暑山莊圖〉，紙彩繪本，平圖 021527 與平圖 021583。本文所要討論為平圖 021499 及平圖 021527 兩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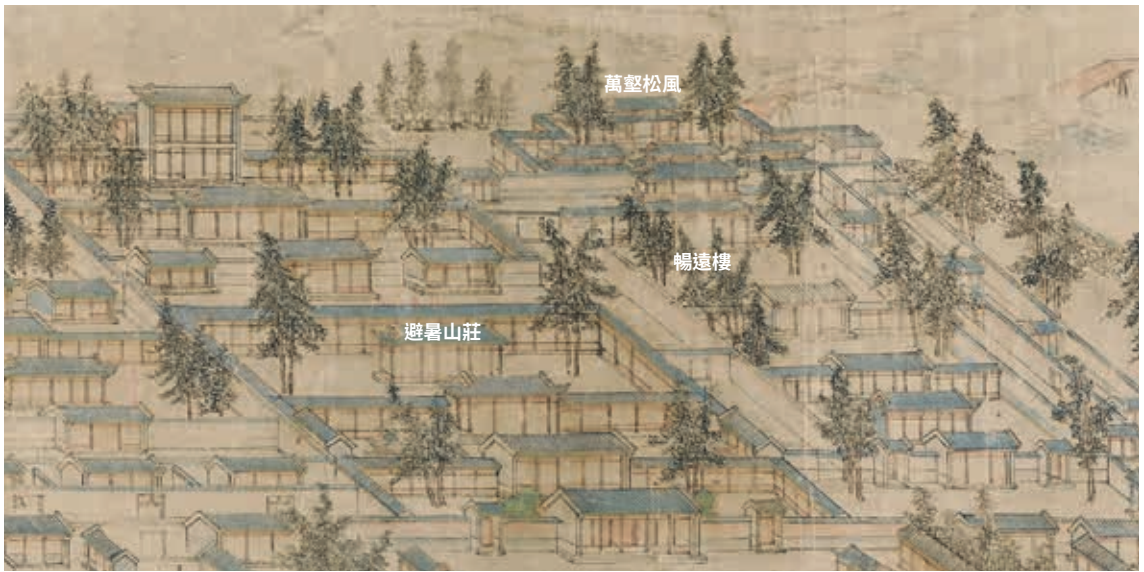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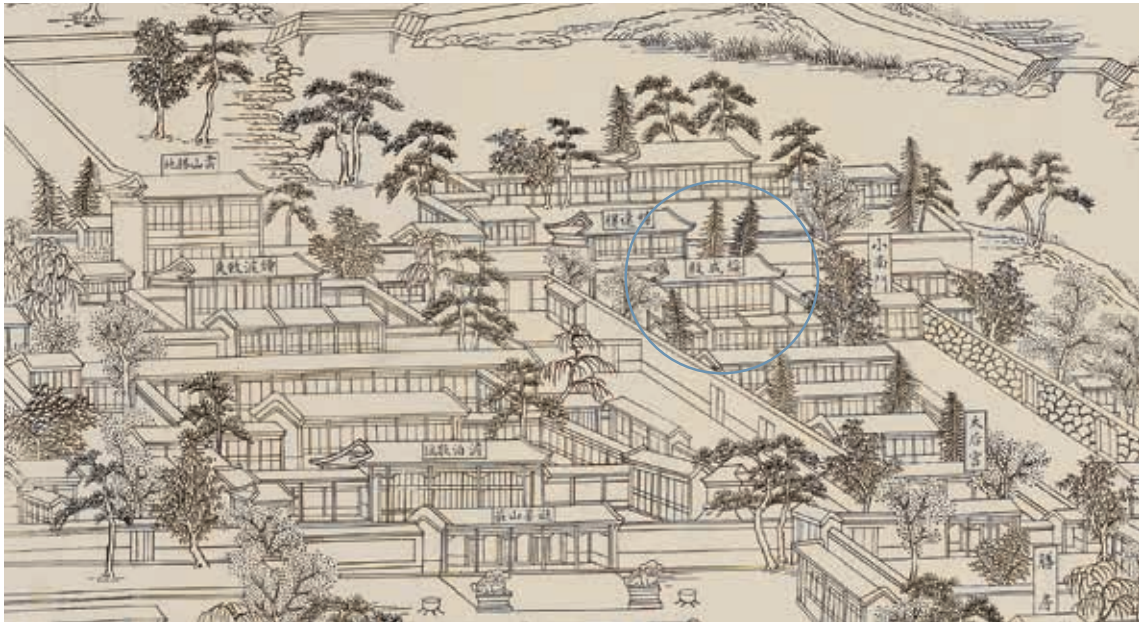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 宮殿區「萬壑松風」與「綏成殿」

比對兩圖對宮殿區建築景點描述，墨繪本標注的「綏成殿」與彩繪本標示「萬壑松風」，背後似乎正訴說著清帝國不同皇帝皇位間傳承的故事。

3. 清代秋獵活動相關研究，可參畢梅雪、侯錦郎，《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2）；鄭孟姍，〈滿洲狩獵傳統的再造：乾隆皇帝秋狩文化與大狩禮制的建構〉（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7）。
4. 清宮御苑圖繪不少以鹿隻作為題材，以增添圖繪的動感。相關討論參王釗，〈有鹿在園：清宮繪畫中的鹿形象〉，《紫禁城》，2017年10期，頁14-19。